

文

化 — 中

国

边缘话题

主编◎乔力 丁少伦



痴情穿越

浪漫唯美《牡丹亭》

李少群/著

济南出版社



文

化 中

国

边缘话题

主编◎乔力 丁少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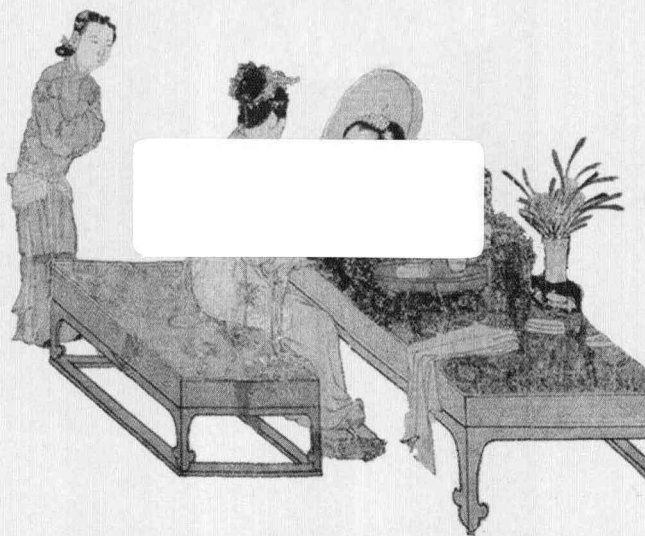


痴情穿越

浪漫唯美《牡丹亭》

李少群/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痴情穿越:浪漫唯美《牡丹亭》/李少群著. —
济南:济南出版社, 2013. 3
(文化中国/乔力,丁少伦主编. 边缘话题. 第3辑)
ISBN 978-7-5488-0748-3

I. ①痴… II. ①李… III. ①《牡丹亭》—戏剧研究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1819 号

策 划 丁少伦
责任编辑 胡瑞成
装帧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发行热线 0531-86131730 86131731 86116641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8 毫米×23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7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调换。联系电话:0531-86131736)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乔 力 丁少伦

副主编 宋义婷

编 委 孙鹏远 张云龙 屈小强 武 宁
武卫华 洪本健 赵伯陶 潘 峰

中国传统文化悠远深沉、丰厚博广，犹如河汉之无极。对历史文献的发掘、梳理、认知与解读，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借以丰富坚实的史料，佐以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倚以现代的思维和理性的眼光，立以历史的观照与文化的反思，将某些文化精神进行溯源与彰显，以启发读者的新审美、新思考和新认知。

何谓“文化中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中国乃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主旨，以传承中国文化为责任，以求提升中国民众的人文素质。而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传承，需要新的努力；传统文化解读与现代意识反思之间的纠葛与交融，需要新的形式。正如陈从周先生在《园林美与昆曲美》中所说的那样：



中国园林，以“雅”为主，“典雅”、“雅趣”、“雅致”、“雅淡”、“雅健”等等，莫不突出以“雅”。而昆曲之高者，所谓必具书卷气，其本质一也，就是说，都要有文化，将文化具体表现在作品上。中国园林，有高低起伏，有藏有隐，有动观、静观，有节奏，宜欣赏，人游其间的那种悠闲情绪，是一首诗，一幅画，而不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走马观花，到此一游；而是宜坐，宜行，宜看，宜想。而昆曲呢？亦正为此，一唱三叹，曲终而味未尽，它不是那种“蹦蹦嚓”，而是十分婉转的节奏。今日有许多青年不爱看昆曲，

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看是一方面文化水平差了，领会不够；另一方面，那悠然多韵味的音节适应不了“嘞嘞”的急躁情绪，当然曲高和寡了。这不是昆曲本身不美，而正仿佛有些小朋友不爱吃橄榄一样，不知其味。我们有责任来提高他们，而不是降格迁就，要多做美学教育才是。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亦如陈从周先生所言之“园林”与“昆曲”，正是以展示中国文化此种意蕴与神韵为己任的。

何谓“边缘”？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降落民间，走向大众，体现了对大众文化和下层历史的更多观照。由此，“大历史观”下的文化研究，内容日趋多元化，角度渐显层次，于是，那些不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或散落在历史典籍里的，但却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或事，日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丰满了历史的血肉。对于这些人或事的阐述与解读，是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透视与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意义亦甚为厚重而深远。

何谓“话题”？《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文化解读的别样文本，讲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采用“理含事中，由事见理”的写作风格，由话入题，由题点话，以形象化、生动化的表述，生发出个人新见和一家之言。这种解说方式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绝不戏说杜撰，亦非凿空立论，正是现如今大多数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讲述方式，呈现出学术与趣味的统一，“虽不能至，固所愿也”。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第三辑共计五种。然而，它却与此前已经面世的第一、第二两辑，表现出颇为明显的类型性差异。换句话说，即第三辑不再像以前那样，择取某些历史文化人物、事件、现象或横断面为关注题材，自拟书目以叙写我们的重新发现和特定的认知理解，而是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宝库的一些文学作品所生成——其实，这种显著的不同，也更充分体现在《文化中国》另一并列的系列《永恒的话题》已出

版过的几十种书上面。在这里，固然也循例述说相关文学作品的缘起、流变、思想内容及影响，评论其艺术特征、审美理想，但是，它却并非文学史性质或相应作家作品研究的专题著作。

要言之，本辑与大型丛书系列《文化中国》的总体旨趣、撰写取向仍然相一致，据此以阐发、析论这些古典戏曲巅峰之作（是可谓“极品”）所贯注的某种文化精神，那深层所含蕴勃动着的、持续彰显出的时代意义（古代的和现代的）；并以之追寻那终极价值的认定，或参与到有关集体情感的繁杂艰难重塑过程里。“浩茫连广宇”，因时间而空间，上溯古人形象，下及读者群体，期待能臻达心灵深处的契合感应，接受我民族传统里本有的一种纯洁美好，日渐疏离那些世俗的浮躁和阴霾……

所以，依据本辑的主题，即它穿透漫长岁月编织就的重重云雾，却依然不变的那份恒久持守，便径直命名为“永远的青春与爱情”（这在《永恒的话题》和《边缘话题》两大书系中，则属另类专有）。因之它的整体风格面貌，也自然特别于此前的凝重端严或轻便闲适，转而趋向了热烈浓挚，不时流溢出蓬勃的生命活力与丝丝温润柔和情味，甚至还笼罩着一些纯净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许是当下的“最稀缺资源”。简单说来，就是从所处时代氛围中，立足于现代人的视觉、意识去重新看待古典戏曲的那些人和事，由文学而及文化层面，作个体生命现象与社会人生意义的再解读。如果仍然以整个丛书所习用的依类相从的方法，这五种却又各有所侧重：

《西厢记》历来就被文学史、戏剧史家们激赏作“天下夺魁”，虽万口莫有异辞。它的情节美、人物美、意境美、曲词美，犹如“花间美人”，集众美于一体，是中国古典戏曲的辉煌标志。不过，《爱情范本：纯真明朗〈西厢记〉》还更关注其所创具的艺术范型意义，从其诞生后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喜剧早已经从虚构的故事演变成为

人生的真实愿望，牢牢根植在社会大众心底，它“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鲜明主旨，至今也仍然能够让人们充分意识到人性的美好和自由的可贵，认清楚束缚人们的自由心灵、阻挠人们的纯真爱情、摧残人们的良善人性的势力是多么可恶可憎，更相信人生幸福必须要靠自己去争取奋斗。

《牡丹亭》描写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它与《西厢记》虽然同样关注个体生命之爱，但是，《痴情穿越：浪漫唯美〈牡丹亭〉》更强调了对生命尊严和个性自由的热切呼唤，张扬了青年男女对幸福爱情的执着追求，并认为剧中的这个“情”字，深刻触及社会的人性伦理、道德秩序，乃至其时代人格和艺术品格之坚持，实开启着“人情之大窦”。你看，那一灵未泯、人鬼抵死缠绵的曲折离奇故事，对所有的有形无形束缚羁绊的不懈抗争，浓墨重彩地渲染夸张青春与情欲之美，都抹去了《西厢记》的轻喜剧色调，涉及到更为复杂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在“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的艺术境界里，激烈冲撞伴随着浓挚灼热的情缘相共生。

向称“南戏之祖”的《琵琶记》与通常类型的爱情剧有显著不同，它并没有对男女恋情多费笔墨，却将夫妻之情融合在历史人生大背景下，就古代读书人的普遍遭遇，展现出一个典型的家庭悲剧。故而严格说来，将其视作婚姻类型的社会剧更恰切些。《真情持守：凄苦缠绵〈琵琶记〉》认为，综览此剧的立意主旨，或许是在于说明那个时代与世风，那些礼教观念和社会制度对个人命运的严密制约，对人自由自主的严酷压抑。所以，剧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虽无一不备具美好的人性、善良贤德，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沉重感情纠葛却既非来源于本身，也更难以判断是非，遽作取舍。无解之下，也只能以相互退让，凭谦恭包容求得“大团圆”式的欢喜结局了。

至于《长生殿》和《桃花扇》二剧，则皆为那种基本上依托于或多或少的历史真实，且与国家政事密切关联交融，甚或直接推动决定了情节走向与结束的“准爱情”类型。在这里，情侣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个人各自的遭际命运，都无不受制约而被动于当时的军国政治局势和朝野上下某些事件的发生影响，而当事者本人却对自我人生道路的选择颇为无奈。《挚诚情缘：千古遗恨〈长生殿〉》尤揭示出此种“宿命”，尽管主角拥有皇家帝室的特殊尊贵身份，仍显隐不等地主导或参与到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捩中来。它紧紧把握住历史的主脉，再去全面梳理、分析这段史上最受关注、最为著名的情变故事，其超迈许多政治与爱情背叛的泥沼所建立起的挚诚恋情，却终至毁灭的曲折历程，那因多种可能选择组成的扑朔迷离的结局，以及“男女知音互赏”、“爱情背叛者悔恨痛苦”、“仙界团圆浪漫神秘”的新表现模式，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流传久远、已经佳作迭现的“李杨爱情”题材的最后巨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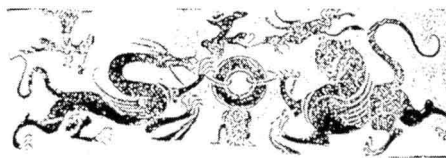
《桃花扇》也同样取借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作为男女主角，不过，与前者所不同之处在于，它只是对二人原先较为平淡短促的悲欢聚散经历加以渲染点化，用之贯穿勾连起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兴亡。那么，其篇幅所占比重自然便有限。《离合兴亡：文人情怀〈桃花扇〉》画龙点睛式地认为，爱情固然亦作为本剧之主线，但却并非以描写儿女私情为主旨；它着重表现的是南明王朝一载即败亡覆灭的始末本源，关注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不时流露出对故国的深沉悼念，浸染着浓重的家国意识。并特别指明，《桃花扇》的作者置身在异族入主中原的新朝伊始，犹及亲自见闻于前朝遗老风范与故都风物，且有意多所交接历览，故之那份种族兴替的巨大创痛、朝代更易的沧桑变感，也便会迥异于其他剧作者而更加切实深永了。

诗云：“鹤鸣于阴，其子和之。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洋溢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贯通着对优秀文化

传承倡扬的理想追求。它也依然循守这套大型丛书系列的整体体例和价值倾向，即根柢于可征信的确实文献史料，透过新时代意识的现代观照，出之以清便畅朗的“美文”与图文并映互动的外在形式，以求重新解读那些纷杂多元的历史文化话题及文学现象，就相关的人物、事件给出一些理性评说和感性触摸。所以，它因其灵活生动的巨大包容性，强调“可操作性与持续发展之张力”，已经形成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分若干辑陆续推出，以期最终构建起大众文化精品系列群。

乔力 丁少伦

于 2013 年季春之月



目 录

主编人语

第一章 姹紫嫣红：四百年惊艳《牡丹亭》 / 001

一、《牡丹亭》故事的源起和文学蓝本 / 002

二、明传奇的辉煌与《牡丹亭》的巨大反响 / 020

第二章 尊情崇俗：晚明士林社会与汤显祖 / 044

一、中晚明社会的反传统思潮 / 044

二、惊世奇才汤显祖 / 066

第三章 牡丹之魅：中国最绚丽的爱情奇葩 / 083

一、游园惊梦：美艳绝伦的青春与性爱之美 / 083

二、人死而生：奇幻震撼的情爱之旅 / 104

第四章 牡丹之魅：至情世界的炽热呼唤 / 135

一、采天地之精气，谱写俗世间真情 / 135

001

二、幻化据实：因情成梦情愈真 / 152

第五章 《牡丹亭》的历代改编与当代继承发展 /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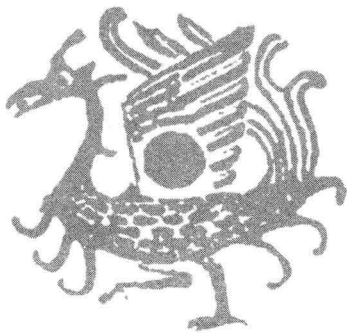
一、《牡丹亭》的历代评本、改编本与选本 / 165

二、20 世纪《牡丹亭》舞台剧的多元承续 / 170

三、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排演 / 174

四、青春版《牡丹亭》体现了中华民族戏曲的审美
方向 / 177

参考文献 / 181





第一章

姹紫嫣红：四百年惊艳《牡丹亭》

001

痴情穿越

浪漫唯美
《牡丹亭》



WEN

HUA

ZHONG

GUO

16 世纪末，中国明朝万历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 1598 年的秋天，48 岁的汤显祖弃官回到了江西家乡，在临川写下了他的旷世杰作《牡丹亭》。几百年来，他这部描写“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传奇，散发着“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的绚烂光辉，曾令世间无数男女为之倾倒痴迷；它那出乎性情本原，觅求执守人生之情爱，一灵未泯、人鬼抵死缠绵的人物形象、曲折故事，承载了极为独特丰厚的文化蕴涵，流淌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世世代代，灼热了多少中国人的心。

那慷慨淋漓的骀荡风华中，展现的是怎样的生命之美，青春之美，情欲之美，生死不渝的爱情之美——包括了生命与一切有形无形束缚羁绊的抗争之美，虚幻溟灵的艺术情



汤显祖画像



境与人性的极度飞扬之美——这里确如康德所说，“美若是没有着对于主体的情感的关系，它本身就一无所有”。^① 当年才华横溢、在官场屡屡碰壁受挫的汤显祖，以他与传统社会思想激烈矛盾冲突中形成的先进的人性观，和他深切感悟领会的人间之“情”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创造了《牡丹亭》这一巧夺天工的耀彩异葩，以杜丽娘的感情生梦、伤情而死、为情复活，表达了对生命尊严和个性自由的热切呼唤。从中，我们不仅可以追溯和了解《牡丹亭》这一世界名著的创作源头，还能够看到那些久远的，有关真挚热烈、至纯至坚的爱情的集体情感记忆，看到长期以来人们与《牡丹亭》形成强烈呼应的民族心灵历史和文化认同的心理路径。

一、《牡丹亭》故事的源起和文学蓝本

1. “至情”主题的远古传唱：古代神话和传说中的生死爱情

丰沃的中华大地，孕育了五千年神奇璀璨的文化。在那浩如烟海的人文历史中，从很早就流传、记载了各种和当时人类生活、社会境况联系在一起的爱情的故事、神话、民间传说。

在上古神话中，娥皇、女英的传说大约是最早的爱情记载。古代传说里她们是黄帝之后第四任部落首领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是长女，女英是次女，她们都嫁给了尧的继任者舜。舜有一次到南方巡视时，死在了苍梧，葬于九嶷山下。娥皇女英寻夫而去，被狂风阻于洞庭湖畔。二女天天在湖边面向九嶷山哭泣，悲痛的泪水洒落向竹林，立刻在竹子上留下了永远的斑斑泪痕。至今江南又称竹子为“斑竹”、“湘

^① 康德：《判断力批判》[M]，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妃竹”，盖因于此。皇英二女最终为情投湘水而亡，化身为湘水之神。《山海经》载：“洞庭之中，帝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汉代刘向《列女传·有虞二妃》中记曰：“有虞二妃，帝尧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晋张华《博物志·史补》云：“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感于娥皇、女英的事迹，在他的《九歌》中，特别写下了一段祭奠湘江女神的《湘夫人》，抒发自己对其的怀想和颂扬：“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芷兮潭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娥皇女英的故事，不仅记述了人们早期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还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与大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类驾驭自然的幻想。湘水风浪阻隔心爱的人儿不得相见，那么追爱之人因情投水而化作了水神，从此出入便踏波行浪，挟风唤雨，拥有了神的力量。像记载于春秋《左传》、西汉的《说苑·善说篇》、《列女传》等文献里的孟姜女哭夫的传说，魏曹丕的《列异传》和东晋干宝《搜神记》等记载的韩凭夫妇事，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等，便陆续出现了人间统治势力，具体说是战争、强权或者封建宗法制，对人的爱情及其正常生活的压制和摧残，而人们纯真忠挚的爱情表达，其故事情节的发展，也由此表现得更为悲壮、曲折，充满了强烈的抗争气息和浪漫色彩。

孟姜女，据《毛传》：“孟姜，齐之长女”。《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三年”中载：公元前550年秋，齐国杞梁率兵攻打莒国，不幸战死。其妻孟姜迎柩至郊外，哀哭不已。《说苑》中同样记述了类似的故事，出现了“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孟姜女哭夫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广，后来几经演变。至唐代始，流布最广的一个版本是：杞梁被征召去修筑秦长城，劳累与寒病交加，被折磨致死，尸首



埋于城墙之下。前去给丈夫送寒衣的孟姜女闻讯在城墙下悲愤大哭，连哭几天几夜，血泪交流。在她不休止的恸哭声中，天地变色，大片城墙轰然崩塌，残墙断石下丈夫的尸骨露了出来，孟姜女负尸骨而归。此时的秦长城是人间极权的象征，孟姜女的恸哭里，包含了她对悲惨命运的愤怒与反抗。民妇哭夫而致城墙坍塌，从中流露了民间对情感力量的某种依托和信念。

韩凭夫妇的故事，更具有民间传说里真诚相爱、坚不可摧的典型性和浪漫色调。最早曹丕在《列异传》里对此曾有片断的记载，后来敦煌发掘出土了唐代的《韩朋赋》，故事情节较前已大大完善。目前所知比较原始和完整的，还有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里于韩凭冢处转引的《搜神记》：

“宋大夫韩凭取妻美，宋康王夺之。凭怒，自杀；妻隐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蝶。又云：凭与妻各葬相望，冢树自然交，树有鸳鸯鸟，栖其上，交颈悲鸣。”^①

爱情在现实生活中被无情地摧折，彼此相爱的深情却能使人在死后长相依，化树、化鸟、化蝶，永不离分，在比现实人生更长久的时空想象中自由地存在。这个故事，映现了人们对于至爱深情牢不可破的坚定意念和美好的祈愿。其悲剧内核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对后世文人及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李商隐在他的《青陵台》诗里写道：“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讶韩凭为蝴蝶，等闲飞上别枝花。”化蝶的意象，到了后世，也有进一步演绎为韩凭夫妇的精魂最终化为蝴蝶飞去的说法。应该说，化蝶意象，与化木、化鸟等意象相比，含有更加凄楚迷离、虚幻和超越的复杂审美意义。当代有学者看到了这一点：“化为蝴蝶的结局，能暗示出这实际上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美

^① [宋] 乐史《太平寰宇记》，王文楚点校，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005

痴情穿越

浪漫唯美
《牡丹亭》

WEN

HUA

ZHONG

GUO

好梦幻，比化鸳鸯的结局更能深刻地揭示出现实的残酷性，也就更赋予悲剧意义和悲剧美。”“韩凭夫妇死后精魂化为蝴蝶，便还象征着生命的超越，意味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的延续，其爱情之坚贞美好永不消失。”^①

而《孔雀东南飞》大致创作于东汉建安年间，最早见于南朝徐陵所编《玉台新咏》，题为《焦仲卿妻》。后收入宋代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诗前的序文写道：“汉末建安中，庐江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真实反映当时社会人们的感情生活，是这篇被后世诗坛赞誉为“古今第一首长诗”作品的最鲜明的艺术特点。而这种矛盾冲突，不仅仅表现为刘兰芝、焦仲卿这对年轻人的爱情与封建传统礼教的冲突，还有刘兰芝这样美丽、善良而又有识见的女性与男权制社会的根本冲突。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空篴，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这种从女性视角、女性感受出发的倾诉、质问，在诗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她对丈夫饱含深挚的感情，以被休回家后的拒婚、从容的“举身赴清池”去实践了与丈夫相爱不相负的诺言。同时她对自己婚后“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的悲苦生活主动“请归”，又“勿复重纷纭”，对再度回来并不抱以幻想，说明了她对封建礼制和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境地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女性身负

^① 梁小平：《韩平夫妇故事流传中的人文旨趣》，《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